

鲁迅《四日》底本问题

◎ 陈晓淇

(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域外小说集》第二册《四日》底本的全面梳理和考察，核证鲁迅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三种底本，包括万有文库版本和岛屿出版社版本的德语译文，和二叶亭四迷的日语译文。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推测鲁迅应是以日语译文为底本，对照两版本的德语译文进行修改而成。最后通过与二叶亭四迷译文关联的考察指出，两文在翻译观和语言观上有着深刻共鸣，因此可以认为，二叶亭四迷影响或许早在鲁迅留日期间便已显现，并持续影响了鲁迅此后的文学创作。

关键词：

《域外小说集》、二叶亭四迷、《四日間》、Universal - Bibliothek、Insel-Verlag

1909年问世的《域外小说集》是鲁迅首次表明翻译观的译文集。《域外小说集》署名“会稽周氏兄弟”，由鲁迅与周作人合作完成，于东京神田印刷所出版。对于该译在文体特色、装帧特点以及取材的划时代性，乃至于其中体现的文学思想等，¹已经有诸多研究者进行了论述。

其中，鲁迅翻译的作品共三篇，分别是《默》、《漫》(收录于第一册)和《四日》(收录于第二册)。三篇的原文均为俄语文学作品，而鲁迅不具备从俄语直接翻译的能力，译文应是基于其他语种的译文进行转译。已有的研究几乎一致认定《默》和《漫》是基于德语译文的翻译作品，²但对于《四日》的底本，学界尚存争议。

具体而言，《四日》问世前曾有二叶亭四迷的日语译文《四日間》(1904/1908)，且鲁迅和周作人对于二叶亭四迷的译文抱有一定关注。³然而在《域外小说集》出版前后，参与翻译和出版的人员以及周边人士均未谈及二叶亭四迷的该篇译文。⁴

因此，一部分学者认为该译参考或依据了

日语译文，如日本学者谷行博认为该文参考了二叶亭四迷译文；⁵李艳丽进一步将该篇列为据日语转译的译文。⁶此外，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该译没有参考日语译文，如陈红认为鲁迅在选择《四日》的底本时对照过二叶亭四迷的译文，指出鲁迅最终选择了德语译文；⁷张宇飞认为该译中鲁迅没有使用二叶亭四迷的译文作为底本。⁸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旨在搜集《四日》可参考的外语，在此基础上对鲁迅参考的底本和过程进行梳理，并试图考察《四日》与二叶亭四迷译文《四日間》之间的联系。

一、《四日》可参考的外语译文

《四日》刊载于《域外小说集》第二册69-90页，原文为俄国作家迦尔洵(Всеволод Михайлович Гаршин, 1855—1888)的《四天》(Четыре дня), 1877年首次发表在《祖国笔记》(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第10期。

尽管鲁迅曾于1906年短暂地学习过俄语，

但“一册初级教本都还没有念完”，⁹其俄语能力似乎尚未达到可直接依据原文进行翻译的水平。除俄语能力外，鲁迅还曾在南京矿路学堂学习过一段时间的德语，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也借由日语学习过一段时间的德语，这也是《域外小说集》中三篇译文可以称“依据德语翻译”的语言基础。最后，在《四日》问世前，鲁迅在日本留学长达7年，日语是鲁迅最擅长的外语。因此，《四日》主要依据的外语译文可能包含德语和日语译文。

首先对德语译文进行搜寻。参考《鲁迅藏书目录》，其中收录的德译伽尔洵（Vsevolod Garshin）小说集中，包含《四天》（*Четыре дня*）的译文集有两种，一种为收录于岛屿出版社（Insel-Verlag）译文集《阿塔利亚·普林塞卜斯及其他小说》（*Attalea princeps und andere Novellen*）的《战场上的四天》（*Vier Tage auf dem Schlachtfeld*），标注“Deutsche Übertragung von Michael Feofanoff”，记载出版于1903年；一种为收录于万有文库（Universal-Bibliothek）译文集《红花及其他小说》（*Die rote Blume und andere Novellen*）的《四天》（*Vier Tage*），标注“Universal-Bibliothek.4866”，未记载出版年份。此外，由于藏书目录可能存在藏书的遗失或收录不全问题，无法涵盖鲁迅阅读的所有书籍。¹⁰因此，本章在对《四日》可能参考的其他德语译文进行调查后，¹¹基本可以核定鲁迅可参考的德语译文版本仅有岛屿出版社《阿塔利亚·普林塞卜斯及其他小说》和万有文库《红花及其他小说》。

关于万有文库的版本，本文依据的是莱比锡大学馆藏的《红花及其他小说》的1907年版本。《鲁迅藏书目录》未记载该版本的出版年份，但有记录“Universal-Bibliothek 4866”，而莱比锡大学图书馆馆藏书籍封面也有同样的记录。（请参考右图封面）根据该大学书目信息记录，该译文集推测出版时间为1907年。

其中岛屿出版社的版本，本文依据的是由迈克尔·费奥法诺夫（Michael Feofanoff）翻译、岛屿出版社出版的《阿塔利亚·普林塞卜斯及其他小说》的1904年版本。由于该版本的译者和出版社信息与鲁迅藏书目录中的信息一致，可以认为是同一版本。



图1 万有文库版本《红花及其他小说》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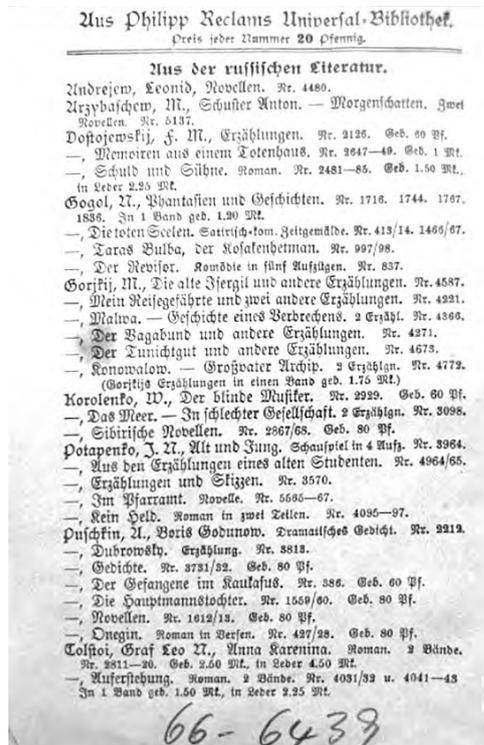


图2 万有文库版本《红花及其他小说》封底

其次对日语译文进行搜寻。在1909年前，仅有二叶亭四迷译《四日間》问世。经过调查可以确定，该文有两种版本，首先发表在1904年7月的杂志《新小説》中，后于1908年收录在由春阳堂出版的译文集《卡尔科集（カルコ集）》，两文有更改。

综上所述，对于ST迦尔洵的《四天》（*Четыре дня*），¹²可参考的外语底本分别为TT1：《四天》（*Vier Tage*）（万有文库版本，1907），¹³TT2：《战场上的四天》（*Vier Tage auf dem Schlachtfeld*）（岛屿出版社版本，1904），¹⁴TT3：《四日間》（《新小説》，1904¹⁵）/（《卡尔科集》，1908）¹⁶。

二、《四日》的依据底本

（一）依据万有文库版本译文的可能性

首先讨论鲁迅依据TT1万有文库版本《四天》的可能性。该文较其他两个版本更忠实地翻译了俄语原文，但仍有一定的调整，而鲁迅沿用了这部分的调整。

【例2-1】（第24段）¹⁷

ST：Он шел длинным, трудным походом от Стамбула до Рушук.

（他从斯坦布尔到鲁斯丘克进行了漫长而艰难的征程。）

TT1：Er ging dann auf langem, beschwerlichem Marsche von Konstantinopel nach Rustschuk.

（然后他从君士坦丁堡到鲁斯丘克进行了漫长而艰难的征程。）

TT2：Er machte den langen schweren Marsch von Stambul bis Ruschuk.

（他进行了从斯坦布尔到鲁斯丘克的漫长而艰难的征程。）

TT3：義州邊から此平壤（スタンブールから此ルシチウク）まで長い辛い行軍をして来て、

（他从义州边到这片平地（从斯坦布尔到鲁斯丘克），进行了漫长而艰难的行军到达这里，）

TT4：

於是苦辛悠遠，自君士但丁堡從軍以至盧司曲克，

此处的“斯坦布尔”与“君士坦丁堡”应是指代同一个城市。1453年奥斯曼帝国彻底攻灭拜占庭帝国后将君士坦丁堡更名为伊斯坦布尔，20世纪20年代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又将伊斯坦布尔更名为君士坦丁堡。

迦尔洵在一文中对两地名进行了区分，同段落前半部分谈及“在它们像桶里的沙丁鱼一样被装上轮船运往君士坦丁堡之前（Прежде чем их посадили, как сельдей в бочку, на пароход и повезли в Константинополь）”时为“君士坦丁堡”，而上例中为“斯坦布尔（Стамбула）”。对于这地名的区分使用，岛屿出版社版本译文（TT2）和日语两版本译文（TT3）遵循俄语原文采取了不同词汇，分别译为“君士坦丁堡/朝鲜三界”和“斯坦布尔/义州边”。其中，仅有万有文库版本译文（TT1）将两地名统一为了“君士坦丁堡”。鲁迅在此处采用的是“君士坦丁堡”而非“斯坦布尔”。由此可以认为，《四日》参考了万有文库版本译文（TT1）。

（二）依据岛屿出版社版本译文的可能性

其次探讨鲁迅依据TT2岛屿出版社版本《战场上的四天》的可能性。岛屿出版社对俄语原文的“верст（俄里）”一词采取了忠实的音译“Werst”，这一点被鲁迅所继承。

【例2-2】（第29段）

ST：До труппа сажени две, но для меня это больше-не больше, а хуже-десятков верст.

（尸体距离我们两英寻，但对我来说，距离更远——不是更多，而是更糟——几十英里。）

TT1：Bis zu dem Toten sind es zwei Klafter, für mich jedoch ist das mehr - nicht mehr, aber schlimmer-als Dutzende Werst.

（对死者来说有两英寻，但对我来说，这比数打俄里还要多——不是更多，而是更糟。）

TT2：Bis zur Leiche sind es ungef? hr zwei Klafter, aber für mich ist das mehr-nicht mehr, doch schlimmer als zehn Kilometer.

（距离身体大约有两英寻，但对我来说，这更多——不是更多，而是比十公里更糟糕。）

TT3：死骸はわづか一間と隔てぬ所に在るのだけれど、その一間が時に取つては十里よりも…遠いのではないが、難儀だ。

（尸体仅在一间之外，但这一间对我来说，

比十里还要……虽然不远，但很困难。)

TT4:

屍距我不及二克拉式佗，而自吾視之，乃多，——不然，非多也，勞於十二威爾斯忒也。

对于“几十俄里(десятков верст)”的表述，万有文库版本译文(TT1)处理为“十公里(zehn Kilometer)”，与日语译文(TT3)的处理类似。而岛屿出版社版本译文(TT2)采取“数打威爾斯特(Dutzende Werst)”的表述，鲁迅译文此处的“十二威爾斯忒”应是依据岛屿出版社版本的译文进行彻底的逐词译：除了“威爾斯忒”为Werst的音译外；“数打(Dutzende)”为“打(Dutzend)”的复数形式，由于一打为十二个，所以“数打(Dutzende)”即“勞於十二”。这一选择并非偶然，鲁迅在下文中还有参考岛屿出版社的“俄里(Werst)”进行翻译的例子，即俄语原文第47段的对应部分“雖昔日過羅馬尼亞時，酷熱至四十度，日行五十威爾斯忒，其？不若此也”。由此可以确定，《四日》参考了岛屿出版社版本译文(TT2)。

(三) 依据日语译文的可能性

最后探讨鲁迅依据TT3日语译文《四日間》的可能性。两版本的日语译文的修改大都集中在人名和地名中。换言之，在不涉及人名和地名的地方，两版本的内容几乎一致，都有对俄语原文的一定程度的删改，而鲁迅的译文中多处呈现了与日语译文相同的删改，绝非偶然。

例如，俄语原文和两版本德语译文，在军队制度的描述上都偏西化，而鲁迅的描述则并非如此。如俄语采用“第一连(солдатик первой роты)”“我们的小营(наш маленький батальонный)”“我们的下士(нашего ефрейтора)”的表述；万有文库版本译文(TT1)对应为“第一连(derersten Kompanie)”“我们的小营长(unser Kleiner Bataillonschef)”“我们的下士(unseres Gefreiten)”；岛屿出版社版本译文(TT2)对应为“第一连(der Compagnie)”“我们的小营长(unser Kleiner Bataillonschef)”“我们的下士(unseres Gefreiten)”。对此，日语译文采用的是更日本化¹⁸的表述，为“第一中隊”“大隊長”“隊の伍長”。鲁迅译文采取的“第一中隊”“大隊長”“吾軍之伍長”的表述，与日语译文所选取的汉字几乎一致，似乎不是巧合。

此外，鲁迅的译文中也存在部分明显来

自日语的表述。如俄语原文为“我的死亡缓刑 моя (отсрочка смерти)”处，万有文库版本译文(TT1)对应为“我的死亡脱离(mein Todesausschub)”；岛屿出版社版本译文(TT2)对应为“我的死亡时间(meine Sterbefrist)”；日语译文(TT3)处理为“能(为我)延缓死期的那种灵药(死期を緩べて呉れてみやうといふソノ靈藥)”。鲁迅译文的“吾延生之藥”，更像是来自日语译文。

最需要提及的是，鲁迅对日语译文的参考不仅限于上述简单词汇，还有句式上的整体沿用。

【例2-3】(第56段)

ST: Я прихожу в отчаяние и плачу...

(我来到绝望和哭泣……)

TT1: Ich gerate in Verzweiflung und weine.

(我陷入绝望和哭泣，)

TT2: Ich gerate in Verzweiflung und weine.

(我陷入在绝望和哭泣。)

TT3: 精も根も盡果てゝ、おれは到頭泣出した。

(精力和执着都用尽了，我最后开始哭泣。)

TT4:

方術已窮，吾遂泣。

在上例中，鲁迅不但将主语“吾”挪到了逗号之后，并且隐去了“绝望(отчаяние/Verzweiflung/ Verzweiflung)”的表述，更是加上了表示“最后”含义的“遂”和“方術已窮”。这些表述都与日语译文有着高度的一致，可以认为鲁迅重点参考了日语译文。

然而，通过对《四日》与三种版本的译文进行详细比对发现，《四日》与日语译文的相似处不涉及日语两版本译文的更改，因此无法确定鲁迅依据的是1904年《新小説》的刊载版本还是1908年《卡尔科集》版本。

三、《四日》的翻译过程

通过对《四日》与各版本外语译文一致之处的详细考察，可以推测《四日》翻译中对各版本外语译文的参考顺序。

首先可以确认的是，《四日》对于三种外语译文的参考多是“一次性”的。

换言之,《四日》应是根据某种译文翻译出初稿,再根据另两种译文进行校对修改,且此后没有进行再次校对。其证据在于,《四日》中出现了对于同一短句的两种重复表述。

【例 3-1】(第 11 段)

ST: ① Наш или турок? Ах, боже мой!
Будто не все равно!

(是我们的人还是土耳其人?啊,我的天啊!难道不是一样的吗?)

TT1: ① Einer von den Unseren oder ein Türke? Mein Gott! Als wenn's nicht ganz gleich wäre?...

(我们的人还是土耳其人?我的天啊!难道这不都是一样的吗?)

TT2: ① Einer von den Unsern oder ein Türke? Ach, mein Gott, ist es nicht einerlei?...

(我们的人还是土耳其人?啊,我的天啊,这有什么区别吗?)

TT3: ② 味方のかしら、敵のかしら。 え、馬鹿くさい! そんな事は如何でも好いではないか?

(是朋友还是敌人?哎,愚蠢!这种事怎么都可以吧?)

TT4:

特不知其①爲火伴,抑突厥人耳。咄,②爲讐爲友;在今茲不皆同耶。

两种德语译文版本(TT1、TT2)较为忠实地翻译了俄语原文,表述为“我们的人还是土耳其人(Einer von den Unsern oder ein Türke)”,而日语译文(TT3)进行了一定的更改,为“是朋友还是敌人?(味方のかしら、敵のかしら)”。鲁迅的译文中同时出现了翻译自德语的“爲火伴,抑突厥人”和翻译自日语的“爲讐爲友”。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有可能是根据一种译文进行翻译,再根据另一种译文进行修改而来。

这一情况并非偶然。例如,与俄语原文的第10段处对应的“地面處處生白,朗而微紅”的表述,其中①“紅”和②“地面處處生白”的部分重复。这一部分对应的俄语部分的表述为“苍白的玫瑰色斑点在我周围开始移动(Бледные розоватые пятна заходили вокруг меня)”。《四日》中①“紅”的表述应是来自两

种德语译文 TT1:“苍白的玫瑰色斑点在我周围出现(Blasse rosige Flecke tauchen um mich her auf)”; TT2:“苍白的红色斑点在我周围旋转(Bleiche rote Flecken drehten sich um mich)”。而②“地面處處生白”应是来自日语的“几颗带着苍色的淡淡亮光像污点一样趴在地上(蒼味を帯びた薄明が幾個ともなく汚點のやうに地を這つて)”的翻译。

再者,与俄语原文的第11段处对应的“惟吾罔若籠於霧,若厭以鉛,故遂亦無覺”的表述,其中①“若籠於霧,若厭以鉛”和②“無覺”的部分重复。这一部分对应的俄语部分的表述为“只是我不理解这种痛,因为我的头里像是雾,像是铅(Только я не понимаю этой боли, потому что у меня в голове туман, свинец)”。《四日》中①“若籠於霧,若厭以鉛”的表述应是来自两种德语译文 TT1:“因为我的头里像有雾,像铅一样(weil es in meinem Kopfe wie Nebel wie Blei liegt)”; TT2:“因为我的头像被雾笼罩,像铅一样重(weil mein Kopf wie umnebelt und bleischwer ist)”。而②“無覺”应是来自日语的“只是我的头已经茫然无感觉了(頭がたゞもう茫と無感覺になつてゐるから)”的翻译。

其次可以推测,鲁迅应是根据日语译文翻译出初稿。

尽管鲁迅有过两段一年以上的德语学习经历,但正如鲁迅自己坦言,其德语能力存在不足:“我本来还没有翻译这书的力量”、¹⁹“看去似乎已经懂,一到拔出笔来要译的时候,却又疑惑起来了,总而言之,就是外国语的实力不充足”。²⁰而此前学者也指出,“鲁迅德文终生使用不畅”,²¹后期依据德语“逐词译”的小说《小约翰》等都少不了留学德国、毕业于柏林大学的齐寿山的帮助。²²

鲁迅更擅长日语,因此依据日语翻译初稿再根据德语校对的可能性更大。事实上,在1921年的《工人绥惠略夫》和1928年的《小约翰》中,鲁迅都是依据日语译文翻译出初稿,再参照德语译文进行修订。而《四日》中,除了上章中谈到的“第一中隊”“大隊長”“吾軍之伍長”等军队制度的描述;“吾延生之藥”等词汇;与俄语原文的第56段处对应的“方術已窮,吾遂泣”表述外,还有很多依据日语翻译的痕迹,且集中在对句子含义没有实际影响的表述中。

例如，在俄语原文第5段中出现的“痛得像牙（痛）一样（Боль, как зубная）”的表述中，两版本德语译文采取的都是“像牙痛一样（wie Zahnweh）”，而二叶亭四迷选用了“如同齧齿疼痛（齧歯が痛むやうに）”，将“牙痛”具象化为“齧齿”，与《四日》的“其爲痛如——齧齿”一致。

再者，在俄语原文第7段中出现的“大的星星和几颗小的（большая звезда и несколько маленьких）”的表述中，两版本德语译文采取的都是“几颗小的（einige kleine）”，而二叶亭四迷选用了“小的三四颗（小さいのが三ツ四ツ）”，将“几”具象化为“三四”，与鲁迅译文的“益以小星三四”一致。并且，在“大的星星”和“几颗小的”中，俄语原文和两版本德语译文采取的都是“和（и/und）”，二叶亭四迷选取了表“再加上”的含意的“に”，也与《四日》的“益以”对应。

再者，俄语原文第8段中出现的“我感觉到头上的发根在动（Я чувствую, как шевелятся корни волос на моей голове）”的表述中，两版本德语译文采取的是“发根（Haarwurzeln auf）”或“头发（Haare）”，而二叶亭四迷选用了“脸上的毛发（顔髪）”，对“头发”的表述进行了改动。《四日》中“時覺毛發森然皆立”，应是根据日语译文的改动而来。且中文译文在该短句中省略了俄语原文和两版本德语译文中的“我（Я/Ich）”，也与日语译文中省略主语的处理一致。

此外，俄语原文第53段中描述尸体的肤色为“本来黑色的，变得苍白和泛黄（черная от природы, побледнела и пожелтела）”，采用“和（и）”的表述与两版本德语译文“变得苍白和泛黄（war bleich und gelb geworden）”的“和（und）”一致。二叶亭四迷对这一变化过程进行了改动，为“黑色皮肤的颜色变得苍白，开始带上黄色（黒い膚の色は蒼褪めて黄味さへ帯び）”并没有沿用“和”。鲁迅的译文“其膚本黎黑，今則由蒼而轉黃”的“而”应是根据日语译文翻译而来。

最后，在日语译文出现明显的日本化改译时，《四日》大多依据德语译文进行翻译，甚至出现了过于强调忠实而误译的情况，也可以证明鲁迅对日语译文抱有怀疑，后根据德语译文修改。

【例3-2】（第57段）

ST: Это лучше, чем **рисковать** попасть в лапы башибузукам.

（这比冒险落入巴什布祖克的手中要好。）

TT1: Das ist besser, als das **Risiko**, den Baschibozuks in die H?nde zu fallen.

（这比冒险落入巴什布祖克的手中要好。）

TT2: Das ist besser, als zu **riskieren**, in die H?nde der T?rken zu kommen.

（这比冒险落入土耳其人的手中要好。）

TT3: 慙ひに早まつて虎狼のやうな日傭兵の手に掛らうより、其方が好い。

（比起冒险落入像虎狼一样的日本雇佣兵手中，还是这样好。）

TT4:

此良校見俘於黎什珂、見俘於巴希蟠支克優也。

在上例中，俄语原文表述为比“冒险（рисковать）”落入“巴什布祖克人（башибузукам）”²³的手中要好。而两版本德语译文中，特别是万有文库版本为“冒险（Risiko）”采取了大写表述，并为其加上了定冠词“那个（das）”，使得“das Risiko”与“den Baschibozuks”形成类似并列的格式。而《四日》采取“良較見俘於黎什珂、見俘於巴希蟠支克”并列形式，显然是将“黎什珂（das Risiko）”理解为如“巴希蟠支克（den Baschibozuks）”一般的人名。

这一情况并非偶然，类似的例子还出现在俄语原文第71段中。在主人公“我”获救时，俄语原文的描述为“半分钟后，有人把水、伏特加和别的东西倒入我嘴里（Через полминуты мне льют в рот воду, водку и еще что-то）”。对于“半分钟（Через полминуты）”的表述，日语译文将其处理为“一瞬间（瞬く間に）”。而两版本德语译文均沿用了俄语的原意，为“半分钟（Nach einer halben Minute）”。而在对应部分，鲁迅将其译为“可十五分時”，应是根据德语译文的“一半的一分钟之后（Nach einer halben Minute）”，将其错误理解为“四分之一小时之后”。

综上所述，通过本章的分析，可以推测鲁迅在翻译过程中，首先依据日语译文（TT3）翻译出底稿，后依据两版本德语译文更改。

四、《四日》与《四日間》的关联

在明晰了《四日》的底本和翻译过程后，还遗留一个重要的问题：《域外小说集》的译者鲁迅、周作人，以及熟悉该书翻译过程甚至可能参加了校对任务的许寿裳²⁴等人均没有谈及日语译文《四日間》的存在。那么，《四日間》只是单纯作为一个用于参照的、不够忠实的底本存在吗？

通过上文的考察可以确定，《四日》在翻译过程中确实参考了二叶亭四迷的《四日間》，且极有可能是根据日语译文翻译出初稿后，根据两版本德语译文更改。其中，鲁迅的修正主要集中在明显是日本化的表述，如人名和地名，以及单位等。需要指出的是，鲁迅的修正并不彻底，在军队制度的词汇如“第一中隊”“大隊長”“吾軍之伍長”中，仍沿用了二叶亭四迷处理过的“第一中隊”“大隊長”“隊の伍長”的表述。换言之，尽管鲁迅明知《四日間》存在日本化的处理方式，²⁵仍将其作为极其重要的参考底本。

不可否认，在《四日間》一文中，尤其是1904年《新小説》刊载版本中，二叶亭四迷对原作进行了大幅的本土化改编。这些改动主要体现在将以俄土战争为背景的《四天》（Четыре дня）改写为以日中战争为背景的《四日間》。或许是为了使得日本读者更切身地感受到战争的残酷，他将人名、地名等固有名词改为了日本读者极其熟悉的词汇。例如，主人公的名字由“彼得·伊万诺维奇（Петр Иванович）”改为“岩野（iwano）”；主人公思念的妻子由“玛莎（Машей）”改为“政子（masako）”；战场“保加利亚（России）”被改写为“朝鲜三界（朝鮮三界）”，甚至刻意省略了主角所属国家的名称“保加利亚（болгарском）”。二叶亭四迷的这一调整非常彻底，包括俄语中出现的“伏特加酒（водку）”也处理为“烧酒（烧酎）”，使得故事更贴合日本的语境和读者的认知。

至1908年将译文收录进《卡尔科集》中时，二叶亭四迷显然对此前大幅的本土化改编有了反思。他重新对上述人名、地名等固有名词进行了修改，使故事的背景变回俄土战争。如“岩野（iwano）”变为“イワーノフ（iwa-nofu）”；“政子（masako）”变为“マリア（mariya）”，此外，武器的产地²⁶或是军装的颜色²⁷等²⁸都有所更

改。但收录进译文集时所进行的修改几乎集中在词汇的修改中，²⁹并没有核对俄语原文进行彻底的修改或是重译。因此《四日間》不免受到评论家的“不忠实”的评价：“将一个临死的负伤士兵的第一人称写的小说的悲伤语调，译成了江户公子哥儿般无忧无虑的轻快语调，且还存在误译”。³⁰

对《四日間》的反复修改，应是出于二叶亭四迷对于翻译方法的迷茫。二叶亭四迷在最初着手翻译时，秉持的是对原文完全忠实的翻译观。1888年的译文《约会（あひびき）》和《相逢（めぐりあひ）》极其忠实地再现了原文，³¹正如他自身所述，为“原样挪移原文的声调”采取了“原文是三个逗号，一个句号，译文也须一个逗号，三个逗号”³²的方法。由于俄语与日语语言体系的不同，这一方式必然会使译文生硬和难懂。³³二叶亭四迷也同样清晰地意识到了这一点，³⁴并提出“不拘泥于形式，而是发挥原作的思想”³⁵的解决方式，但同时坦言受限于自身能力而无法达成。³⁶

1904年《新小説》刊载版本的《四日間》，可以视作对“不拘泥于形式，而是发挥原作的思想”的翻译思想的尝试，将俄国作家描写的俄土战争的故事，处理为日本读者所阅读的日中战争的故事，期望日语读者能够像俄语读者一样感受到相同的情感和氛围。这一尝试或许在二叶亭四迷心中并不成功，在1908年将其收录进译文集时，他重新将背景从日中战争改回了俄土战争，以寻求译文的忠实。

鲁迅非常清楚二叶亭四迷的翻译并不完全忠实于原作，但他仍然选择以《四日間》为基础进行翻译，可能源自二叶亭四迷在鲁迅心中的特殊地位。鲁迅参考二叶亭四迷的日语译文，也许可以简单理解为他对德语掌握不足，因此借助日语译文作为辅助。然而，鲁迅翻译的《漫》收录于《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在发表之前，已经存在山本迷羊的日语译文《嘘》。³⁷尽管如此，通过文本对比可知，鲁迅几乎不可能参考山本迷羊的译文。³⁸而拟收录《域外小说集》第三册的短篇小说《红笑》，鲁迅再次参考了二叶亭四迷的底本。³⁹此外，鲁迅不仅在翻译中参考了二叶亭四迷的译文，并且在创作中也受到了二叶亭四迷译文的影响。例如，鲁迅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的启发就来自二叶亭四迷的译文，⁴⁰近年还有学者指出鲁迅的《狂人日记》受到

二叶亭四迷的《浮云》的启示。⁴¹

与明治时期的其他知名俄语翻译家，如森鸥外、上田敏、嵯峨の屋お室⁴²等人相比，二叶亭四迷的最特殊之处在于对于“忠实”和“易读”之间的反复摸索。而二叶亭四迷的这一摸索的经验，与鲁迅《四日》中的翻译方法和《域外小说集》的翻译观有着共通之处。

正如上文所考察的，二叶亭四迷在1888年坚持逐词译，然而1904年在翻译中积极尝试日本化，至1908年又对译文不忠实的人名、地名进行了更改。二叶亭四迷的这一更改的原则，与鲁迅在《域外小说集》《略例》中提出的“人地名悉如原音”⁴³的翻译观念一致。

再者，二叶亭四迷曾坚持逐词译，在括号、省略号等标点符号中保持了与原文的一致。在《四日間》(1904/1908)中，他改为灵活运用标点符号(如俄语原文有问号68个、感叹号69个、省略号33个、破折号51个，二叶亭四迷两版本译文为问号50个、感叹号45个、省略号34个、破折号14个)，这一点也与《四日》中对于标点符号的灵活运用有着相似之处(《四日》中问号66个、感叹号61个、省略号33个、破折号57个)。鲁迅在《四日》中特别是对于表发话含义的破折号的大量使用，或许是源于想要将新式标点符号引入中文的意图，而同为语言实验者的二叶亭四迷正是通过引入省略号和破折号，丰富了日语的表达形式。⁴⁴

最后，正如谷行博(1979)所指出的，《四日》和《四日間》存在着内在语言观的一致。鲁迅在翻译《四日》时，采用了一种不同于传统“文言”的表达方式，即更加贴近本质的“质言”。在译文中刻意使用的古字也非出于修辞的需要，而是作为根源的语言的探寻的实践。与之相似的，二叶亭四迷在日俄战争最激烈的时期翻译了《四日間》，他在主人公的对话中同样使用了通俗且贴近本质的表达方式。更重要的是，二叶亭四迷在代表当时社会规范的汉字上，标注了代表俗语意识的假名，这一立场与鲁迅所承袭的章太炎对古语的看法相通，即古语并非学者专用之物，而是深植于国民意识之中。⁴⁵

综上所述，通过对《域外小说集》第二册收录的鲁迅译文《四日》底本的搜寻和考证，可以确定鲁迅依据了万有文库(Universal-Bibliothek)译文集《红花及其他小说》(*Die rote Blume und andere Novellen*)的《四天》

(*Vier Tage*)、岛屿出版社(Insel-Verlag)译文集《阿塔利亚·普林塞卜及其他小说》(*Attalea princeps und andere Novellen*)的《战场上的四天》(*Vier Tage auf dem Schlachtfeld*)，以及二叶亭四迷的日语译文《四日間》(《新小説》，1904)/《卡尔科集》，1908)。此外可以推测，鲁迅应该是根据日语译文翻译出底稿，后核对两种德语译文进行修改。而《四日間》作为《四日》的非显性底本，在语言观与翻译观方面，都与鲁迅在《域外小说集》中展现的理念存在明显共鸣。

可以进一步认为，二叶亭四迷对鲁迅的影响，不仅体现在《狂人日记》等后期创作中，甚至可以追溯至鲁迅留日期间翻译实践。这种影响并非短暂或表面的借鉴，而是在鲁迅的文学观和语言观中留下了持续的影响。

注释：

- 1 时萌：《鲁迅〈域外小说集〉的启蒙意义》，《外国文学研究》1980年第3期；林志浩：《从〈摩罗诗力说〉、〈域外小说集〉看鲁迅早年的文艺思想》，《鲁迅研究动态》1986年第2期；庄静：《论〈域外小说集〉中鲁迅翻译的现代性》，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崔文东：《青年鲁迅与德语“世界文学”——〈域外小说集〉材源考》，《文学评论》2020年第6期；赵菁：《“异域艺术新宗”的求索——略论〈域外小说集〉》，《上海鲁迅研究》2021年第4期；叶依群：《论周氏兄弟〈域外小说集〉之装帧艺术》，《浙江科技学院学报》2022年第4期；彭勇穗：《撷动“性解思惟”——初版〈域外小说集〉的文体意图》，《东岳论丛》2023年第5期，等等。
- 2 如蒲瑶(2022)通过文本比对考证，指出两篇的主要底本来自德语译文集《谎言：短篇小说选》(*Die Lüge: Ausgewählte Erzählungen*, Nadja Hornstein, 1902)，据蒲瑶《鲁迅译安特来夫三篇作品的底本考证与译介研究》，发表于2022年鲁迅研究会，待刊。
- 3 “二叶亭因为自己是文人，译文的艺术性更高，这就是说也更是日本化了，因此其诚实性更差，我们寻求材料的人看来，只能用作参考的资料，不好当作译述的依据了”，周作人：《学俄文》，《知堂回想录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49-250页。
- 4 如周作人指出据三篇均据德语转译：“其中有俄国的安特来夫(Leonid Andrejev)作二篇，伽尔洵(V. Garshin)作一篇，系豫才根据德文本所译。知堂(周作人)：《关于鲁迅之二》，《鲁迅的青年时代》，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28页；许寿

- 裳也称一文据德语转译：“德文译文对照读过，觉得字字忠实，丝毫不苟，无任意增删之弊。”许寿裳：《杂谈翻译》，《鲁迅传》，江西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47页。
- 5 谷行博：《漫·默·四日——鲁迅初期翻訳の諸相——（上）》，《大阪経大論集》1979年第132期，第19-49页。
 - 6 李艳丽：《晚清日语小说译介研究（1898—1911）》，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第184页。
 - 7 陈红：《日语源语视域下的鲁迅翻译研究》，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10-111页。
 - 8 张宇飞：《作为文学素材的〈小说译丛〉对留学生周树人的影响》，《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23年第1期。
 - 9 周作人：《学俄文》，《知堂回想录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49页。
 - 10 如蒲瑶（2022）曾通过考证指出，《默》和《漫》两篇的主要底本《谎言：短篇小说选》未收录在《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中。
 - 11 如威廉·亨克尔（Wilhelm Henckel）翻译、巴塞曼出版社（Bassermann）出版的《悲观主义故事集 / 她没有沉沦》（*Pessimistische Erzählungen. / Sie ging nicht zu Grund*, 1887）一书未包含《四日》。
 - 12 以下引用的《四天》（*Четыре дня*）文本均出自 Всеволод Михайлович Гаршин：《Избранное》，Средне-Уральское книж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1985，pp8-18。
 - 13 以下引用的《四天》（*Vier Tage*）文本均出自（无署名）：《Die rote Blume und andere Novellen》，Universal-Bibliothek，（出版年推测为1907年），pp31-48。藏于莱比锡大学图书馆，据该图书馆的书目信息，推测译文集的出版时间为1907年。
 - 14 以下引用的《战场上的四天》（*Vier Tage auf dem Schlachtfeld*）文本均出自 Michael Feofanoff：《Attalea princeps und andere Novellen》，Insel-Verlag，pp48-69。
 - 15 以下引用的《四日間》（《新小説》，1904）文本均出自苺心著、二叶亭四迷译：《四日間》，《新小説》第9年（1904年）第7卷，第103-120页。
 - 16 以下引用的《四日間》（《卡尔科集》，1908）文本均出自二叶亭四迷（译）：《四日間》，《カルコ集》，东京：春阳堂，1908年，第235-269页。
 - 17 例旁的段落数为俄语原文（ST）的段落数。在例及引用部分的加粗或下划线标注均为引者所加。
 - 18 “日本化”据周作人的表述：“二叶亭因为自己是文人，译文的艺术性更高，这就是说也更是日本化了”，周作人：《学俄文》，第249-250页。
 - 19 鲁迅：《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鲁迅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84-185页。关于《工人绥惠略夫》的翻译过程中齐寿山给予了帮助，可参考杨俊杰：《鲁迅译〈工人绥惠略夫〉底本考》，《文化与诗学》2019年第2期。
 - 20 鲁迅：《〈小约翰〉引言》，《鲁迅全集》第10卷，第284页。
 - 21 王风：《周氏兄弟早期著译与汉语现代书写语言（上）》，《鲁迅研究月刊》2009年第12期，第14页。
 - 22 参考鲁迅《〈小约翰〉引言》，第280页。
 - 23 巴什布祖克人即历史上的土耳其的非正规军队，所属于奥尔曼军队，以无纪律和残暴闻名。
 - 24 许寿裳曾谈及将“德文译文对照读过，觉得字字忠实，丝毫不苟，无任意增删之弊”，参考许寿裳：《杂谈翻译》，第47页。
 - 25 周作人在提及“二叶亭四迷”的不忠实时，采用的是“我们”的表述，可以认为这一观点也是鲁迅的观点：“我们寻求材料的人看来，只能用作参考资料”，周作人：《学俄文》，第249-250页。
 - 26 例如，将武器的产地从德国改为英国。
 - 27 例如，将“藏蓝的军服，黄色条纹（紺地の軍服や、黄な筋や）”改为“蓝色的军服，红色条纹（藍色の軍服や、赤い筋や）”。
 - 28 还包括将“成为随军用剑的锈斑（軍門の刀の錆にならう）”改为“吃了帕夏的手枪的子弹（パシャのピストルの弾を喰はう）”等明显的日本化的表述改为俄语原文原来的含义。
 - 29 除了对这类人名地名等专有词汇的更改外，两版本的修改还包括以下三点：（1）将三点的省略号改为六点（即将一格的省略号改成了两个的省略号）；（2）将第一段的“ト思う”改为“とと思う”（即将一处的片假名改成了平假名）；（3）将第一段中的“疑つて見たものさね”改为“疑つて見たものだ”（即改变了句尾的语气词）。
 - 30 米川正夫：《二葉亭の翻訳》，《国文学解釈と鑑賞》1963年第28卷第6期。
 - 31 如日本俄国文学研究家木村彰给予《相逢》极高的评价：“在逐词翻译中也是无可比拟的、无比重视原文的逐词翻译”；“哪怕原文中有数个重复的过去式，都遵照原文忠实地翻译出来了”，木村彰：《二葉亭のツルゲーネフものの翻訳について》，《文学》1956年第24（5）期，第44页。
 - 32 柳父章（等编）：《日本の翻訳論アンソロジーと解題》，东京：法政大学出版局，2010年，第140页。
 - 33 岡田和子（1995）曾指出，二叶亭四迷在翻译《相逢》（1888）时，曾尝试将原文的标点符号照搬进日语，但由于西方逻辑中语义关系的多层次性与日本传统语义关系的平面性、二维性存在冲突，最终未能坚持这一方法，参考岡田和子：《二葉亭四迷の『めぐりあひ』といロシア語原文における句読点の比較：明治時代の洋語学習と〈白抜き点〉》，《文学研究論集》1995年12期，第42页。

（下转第17页）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287-290页。
- 60 鲁迅：《〈二十四孝图〉》，《莽原》，1926年5月25日第1卷第10期。
- 61 北京鲁迅博物馆编：《武梁祠西壁画像》，《鲁迅藏拓本全集 汉画像卷1》，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4年，第80页。
- 62 [日]大村西崖：《中国雕塑史》上卷，范建明译，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20年，第105页。《支那美术史·雕塑编》（1915）后来改书名为《中国雕塑史》。
- 63 鲁迅购藏、言说汉画像的历程，可参阅夏晓静、常楠整理的《鲁迅汉画像年表》，收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鲁迅藏拓本全集 汉画像卷2》，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4年，第345-352页。
- 64、65 周作人：《桑下丛谈·小引》，《书房一角》，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1页；第62页。
- 66 止庵：《关于〈书房一角〉》，《书房一角》，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页。
- 67 周作人：《越中金石记》，《书房一角》，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98页。
- 68 周作人：《龙虎瓦》，《书房一角》，第101页。
- 69 邹涛：《赵之谦年谱》，北京：荣宝斋出版社，2003年，第308-311页。
- 70 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南齐造像拓本》（1942）一文并非横空出世，它承续了周作人先前所作《妙相寺造像题字》（1915）、《三老碑考证集录》（1916）、《题永明三年砖拓本》（1933）三篇散文。
- 71 周作人：《南齐造像拓本》，《书房一角》，第102页。
- 74 周作人：《王止轩藏书印》，《书房一角》，第114页。
- 76 周作人：《苦口甘口》，上海：太平书局，1944年。
- 77 周作人：《立春以前》，上海：太平书局，1945年。
- 80 刘义庆：《文学第四·八十六》，《世说新语》，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71页。

（上接第52页）

- 34 “不料，（翻译）出来的结果如何呢？我拿起自己的译文，这实在是太难阅读了，堪称‘佶屈聱牙’”，柳父章（等编）：《日本の翻訳論アンソロジーと解題》，第140页。
- 35 即茹科夫斯基（Васи́лий Андре́евич Жуко́вский）翻译拜伦诗歌时所遵循的标准。
- 36 “按茹科夫斯基流进行翻译，如果成功了，自然风光无比；但如果失败了，就再也没有比这更丢脸的了”，但由于自己“对于自己的手腕不自信，没法做到这一点”，柳父章（等编）：《日本の翻訳論アンソロジーと解題》，第141-142页。
- 37 刊登于博文馆1908年出版的杂志《太陽》第14卷第16号，第108-116页。
- 38 该部分的考证可参考蒲瑶《鲁迅译安特来夫三篇作品的底本考证与译介研究》。
- 39 鲁迅在修改学生梅川翻译的《红笑》时，根据的就是二叶亭四迷的译文。参考鲁迅：《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27页。
- 40 鲁迅坦言自己创作《狂人日记》受到了果戈里同名小说的影响，而鲁迅在留学期间收集的剪报中，果戈里的《狂人日记》是二叶亭四迷的译文。参考杨佩《鲁迅初读〈狂人日记〉的信物——介绍鲁迅编定的“小说译丛”》，《鲁迅研究动态》1985年第5期。
- 41 王确：《〈狂人日记〉和〈浮云〉的创作启示》，《东北师大学报》1992年第6期。
- 42 嵯峨の屋お室是日本小说家、诗人，本名矢崎鎮四郎，曾师从坪内逍遥，因致力于介绍俄罗斯文学而广为人知。
- 43 （鲁迅）：《略例》，《域外小说集》，东京：神田印刷社，1909年，不记页数。
- 44 尾崎知光：《近代文章の黎明：二葉亭「浮雲」の場合（研究叢書；18）》，东京：櫻楓社，1967年，第85-89页。
- 45 谷行博：《謾・黙・四日——鲁迅初期翻訳の諸相——（上）》，第31页。